

母语环境下泰国大学生汉语多义副词 “就”的习得跟踪研究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ulti-Meaning Adverb “Jiu”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林才均^{1*}

Lin Caijun^{1*}

Received: 18 December 2018 Revised: 24 January 2019 Accepted: 7 February 2019

摘要

本文基于泰国皇太后大学汉语师范专业 2014 级 100 名汉语大学生在不同年级时的作文语料，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个案跟踪的研究方法，比较详细地探析了母语环境下泰国大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正误用例分布情况及特点、偏误类型、发展过程与趋势以及习得顺序等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泰国大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情况较为理想，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偏误率呈总体下降趋势。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的使用频率排序情况与汉语母语者和其他外国汉语二语学习者比较一致。（2）在正确用例方面，泰国大学生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之小义项及其相应形式的使用相对比较集中单一。（3）泰国大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时，误代类偏误率在总体上与各学时等级上都明显最高。从语义上看，表时间义的“就”的偏误率相对最高，表关联义

¹ สำ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ราย 57100

¹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hiangrai Province 571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aijun.lin@mfu.ac.th

的“就”的偏误率次之。（4）泰国大学生副词“就”各义项的习得顺序表现为：较早习得“就3、就7”，中期习得“就1、就2”，较晚习得“就4、就5、就6”。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分级建议。

关键词：泰国大学生；副词“就”；使用情况分析；习得顺序；教学分级建议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ositions corpus of the different grades of 100 Thai Chinese Students majoring in TCL who enrolled in 2014 at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distribution of correct and erroneous use of adverb “jiu”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types of error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s, Acquisition order and other issues in the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by the method of corpus linguistics and case trac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s a whole, the acquisition of adverb “jiu” is more ideal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overall error rate tends to decreas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grade level. The frequency of using Chinese adverbs “jiu”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Chinese learners. (2) In terms of correct use, the small sense of the major Chinese adverbs “jiu”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ir use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3) When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cquire Chinese adverb “jiu”, the error rate of is substitution obviously the highest on the whole as well as on the grade of each class. In terms of semantics, the error rate of “jiu” in the meaning of time – sense is relatively highest, and the error of “jiu” in the meaning of a conjunctive is second. (4) The acquisition sequence of adverbs “jiu”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s follows: “jiu3” and “Jiu7” are first acquired, then is “jiu1” and “Jiu2”, and “jiu4, jiu5, jiu6” are finally acquir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Keywords: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dverb “jiu”, Usage Analysis, Acquisition Orders,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副词“就”使用频率极高，位居常用副词第二位（见《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因其义项多，用法也比较复杂，由此成为“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之一”（王还，1992）。在副词“就”的本体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涉及到了副词“就”的词性与分类（如马欣华、常敬宇，1980；吕叔湘，1980 等）、语义与语用（如赖先刚，1992；卫斓、朱俐，2000 等）、主观量（如陈小荷，1994；金立鑫、杜家俊，2015 等）、语法化（如许娟，2003；周莹，2005 等）、认知与功能（如沈家煊，1999；张东华，2004 等）、句式特征（如邢福义，1985；杨德峰，2005 等）等的分析与研究。而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有关副词“就”的国别化习得研究成果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偏误分析方面。探讨副词“就”的习得顺序与习得过程的研究更少，而且研究对象也多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专门针对泰国留学生特别是母语环境下泰国汉语学习者副词“就”的习得研究较少。虽然泰语中有与汉语副词“就”相对应的“就、及”等词，但由于副词“就”语义与用法都更为复杂，我们在泰汉语教学时从学生习作中仍然发现了不少与副词“就”有关的偏误。而这些偏误存在于泰国学生各学时等级阶段，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母语环境下的泰国大学生副词“就”的使用特点与习得过程到底怎样？与其他外籍汉语大学生习得副词“就”相比有何特点？副词“就”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是否会影响到泰国大学生的习得？这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1. 副词“就”的义项划分与习得研究现状

1.1 副词“就”的义项分类研究现状

目前汉语语法界有关副词“就”的义项分类问题，仍是见仁见智。马欣华、常敬宇（1980）把“就”分为副词、介词、动词三类，其中副词又分为 17 小类。陆丙甫（1984）根据“就”的相对位置和重音位置不同把“就”的义项作了划分，它们都同强调范围的限制有关。吕叔湘（1980）把副词“就”的义项分为七大义项：1. 表示很短时间以内即将发生；2. 强调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3. 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4. 加强肯定；5. 确定范围；6. 强调数量多寡；7. 表示承接上文，得出结论。这七大义项又被细

分为 21 项小义项。刘月华（2001）将副词“就”的义项分为表示时间、修饰数量、表示范围、起关联作用、表示语气五大类，这与吕叔湘（1980）的分类大同小异。《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2014）把副词“就”的义项分为八大类：1. 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内；2. 表示事情发生的早或结束的早；3. 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4. 表示在某种条件或情况下自然怎么样（前面常用“只要、要是、既然”等或者含有这类意思）；5. 表示对比起来数量大，次数多，能力强等；6. 放在两个相同的成分之间表示容忍；7. 仅仅、只；8. 表示加强肯定。该词典也基本沿用了吕叔湘（1980）的分类标准。比较而言，目前在副词“就”的义项分类及用法说明方面，吕叔湘（1980）的分类最为全面细致，最具代表性。

1.2 副词“就”的习得研究现状

在针对非泰国学生副词“就”的习得研究方面，李大忠（1996）对外国人学汉语副词“就”的偏误作了描述与分析，并将副词“就”的偏误分为逻辑关系复句中“就”的语序问题、复句或紧缩句中“就”的缺失和该用“才”而用“就”三类偏误。程美珍（1997）将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副词“就”的偏误分为错序、遗漏和误代三类。高霞（2004）基于中级汉语水平的作文语料讨论了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学习表示时间和关联的副词“就”时出现的偏误情况以及学习策略，并且分析了母语迁移、过度泛化等对学习者偏误的影响。傅满义（2005）考察了一岁汉族儿童习得副词“就”与“才”的发展状况，揭示了副词“就”与“才”的习得过程和特点。此类研究还有杨晓璐（2000）针对四至六岁的汉族儿童习得“就”与“才”的研究。郁梅（2009）依次对北京语言大学的动态语料库中副词“就”、“也”、“都”的偏误类型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缺词偏误类型，但并没有对“就”的偏误原因作细致分析，只讨论了“就”“也”“都”三个副词共同的偏误原因，然后归纳了《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两本教材中对三个副词的所讲解的义项和未讲解义项，并提出建议。黄露阳（2008）基于 80 多万字的留学生语料，重点考察了外国留学生在时间状语之后使用副词“就”时的偏误情况。该文将偏误分为遗漏、误代和误加三类，并把偏误原因归为母语负迁移、一般认知难度和“就”的多义性。之后，黄露阳（2009）又通过对 76 万余字的自然语料的分析，考察了外国留学生对副词“就”的六类用法的习得顺序及使用特点。其研究结果显示：“就”在句法上的连接功能最先习得，然后是对时间表达主观评价的功能，

最后是表限定的语义功能和表语气的语用功能。先习得的使用频率高，后习得的用法使用频率低。该文最后还将留学生副词“就”的习得顺序与教材的编排、汉语儿童的习得进行了对比。可见，黄露阳（2009）对外国留学生汉语副词“就”的习得研究更加细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张全生等（2011）、宋增国（2011）、张颖（2015）等分别针对中亚、韩国、印度留学生汉语副词“就”的偏误分析的研究与刘莹莹（2014）、李俊、陈晨（2017）分别针对多国留学生和西班牙留学生的多义副词“就”的习得顺序及教学的研究。

在针对泰国学生汉语副词“就”的习得研究方面，成果较少。主要有：李娜（2012）主要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与部分自然语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高级泰国大学生副词“就”的偏误情况，把偏误类型分为添加、代替、遗漏、错序、杂糅五类。其中“添加”为主要偏误类型，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母语负迁移和教学中教学方法的不适当以及对一些固定句式的掌握还不够准确。最后提出了加强对比分析、加强固定句式教学和对教材适当调整的教学建议。秦燕慧（2013）通过 20 万余字的自然语料的分析，考察了泰国中高级留学生副词“就”在表示“强调肯定”功能上的偏误情况，总结归纳出了遗漏、误加和错序三类偏误，但未说明各类偏误所占比例。她将偏误原因归为母语负迁移、“就”的多义性，最后提出了加强语篇教学和对比教学等教学建议。杨芳（2016）根据课堂训练与课后习作中的语料，讨论了泰国初中级留学生习得副词“就”的偏误情况，并把偏误类型分为缺失、误增、错序、错选四大类，但未说明各自的比例。该文认为出现偏误的原因主要有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副词“就”语义复杂、教师教学不当、教材缺陷等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对比教学、合理安排与提高教师素质等教学建议。

综上可知，总体上，目前有关汉语副词“就”的习得研究成果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偏误分析方面，同时也出现了基于较大规模语料库的习得顺序方面的研究。在针对泰国学生特别是母语环境下的泰国学生的副词“就”的习得研究方面则相对滞后，还停留于偏误分析研究层面，且相关研究在使用情况与偏误原因分析等方面还不够深入细致。在宏观上，缺乏对泰国学生汉语副词“就”的习得过程、习得顺序与习得特点的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以及对比分析方面的研究；在微观上，也缺少对某一个人或群体的个案习得的跟踪研究。可见，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2.研究目的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与探析母语环境下泰国大学生汉语副词“就”的正误用例分布情况及特点、偏误类型、发展过程与趋势以及习得顺序等问题。从而为我们针对母语环境下泰国大学生汉语副词“就”提出相应教学分级建议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2.2 研究设计

（一）副词“就”的义项分类标准

在副词“就”的义项分类方面，本文将采用吕叔湘（1980）的分类标准，将副词“就”的用法分为七大类 21 小类，在此基础上考察与探讨泰国大学生汉语副词“就”的习得情况。副词“就”的义项分类标准具体如表 1 所示（例句均来自《现代汉语八百词》）

表 1. 副词“就”的义项分类

义项大类	义项小类	例句
就 1.表示很短时间 以内即将发生	就 1a)就+动 就 1b)就+形	你等会儿，他马上就回来。 天很快就亮了。
就 2.强调在很久以 前已经发生	就 2a)就+动 就 2b)就+形	早在儿童时期我们就认识了。 他的表现一直就很好。
就 3.表示两件事紧 接着发生	就 3a)动+就+动 就 3b)动+就+形 就 3c)一（刚、才）...就...	送他上了火车，我就回 来了。 看完就明白了。 天一亮就走。
就 4.加强肯定	就 4a)就+是（在） 就 4b)就+动 就 4c)就+动/形	这儿就是我们学校。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你要的书，我手头就有。

义项大类	义项小类	例句
就 5.确定范围；只	就 5a) 就[+有]+名	老两口就一个儿子。
	就 5b) 就+动+宾	我就要这个。
	就 5c) 就+小句	昨天就他没来。
	就 5d) 就+这样	就这样，他离开了我们。
就 6.强调数量多寡	就 6a) 就+动+数量, “就”重读	他就要了三张票，没多要。
	就 6b) 就+动+数量, “就”轻读	老周就讲了两个小时，别人都没时间谈了。
	就 6c) 一+动+就+数量。“就”轻读	一干就半天。
就 7.表示承接上文, 得出结论	就 7a) 如果（只要、既然、因为、为了等）...就...	如果他去, 我就不去了。
	就 7b) 不 A 就 A	不说就不说, 一说就沒完沒了。
	就 7c) A 就 A[吧]	丢就丢了, 着急也没用。
	就 7d) 承接对方的话, 表示同意	就这样吧, 你先去和他商量商量。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汉语师范专业 2014 级（现为四年级）学生共约 112 人，本文以该届学生人数为参照随机选择了 10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与语料说明

本文采用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的研究方法，通过个案跟踪研究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在二、三、四年级上学期的时间间隔约一年的《基础汉语三》、《高级汉语语法》和《汉语写作技巧》三门课程的期中期末考试作文作为中介语语料，达到对同一对象不同学习阶段习得汉语副词“就”之个案追踪研究之目的。研究语料在体裁方面包括了记叙文、应用文和议论文等多种文体，共 700 篇（四年级期末考试要求写两篇）作文，约 23.7 万字符。二至四年级之语料字符数分别约为 4.1 万、5.7 万、13.9 万。在人工检索与分析处理语料时，我们将介词与连词“就”的用法和副词“就是”的语料排除在外，不作为有效语料。同时，我们将研究对象之二、三、四年级上学期之作文语料分别划归初、中、高级阶段的中介语语料。

3. 副词“就”的使用情况分析

3.1 副词“就”的使用情况及特点

根据分析与统计，我们从约 23.7 万字符的中介语语料中获得 1587 例有效语料，副词“就”的总体使用频率约为 0.66962%，略微高于汉语母语者汉字“就” 0.62457%（见王还主编之《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第 3000 页）的使用频率。其中，正确用例 1394 例，偏误用例 193 例。具体来看，初、中、高各学时等级的有效语料分别为 288、619、680 例，偏误用例分别为 56、64、73 例，各学时等级偏误率分别为 19.44%、10.34%、10.73%。学习者使用副词“就”的总体偏误率为 12.16%。这说明泰国大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情况比较理想，稍微低于 Brown(1973) 90% 准确率之习得成功的标准，但明显高于施家炜(1998) 80% 的准确率之习得成功的标准。这说明，副词“就”总体上对泰国汉语学习者来说属于困难度不高的语法点。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学习者学时等级程度的提高，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的偏误率呈总体下降趋势。这符合了习得的自然规律，即语言水平越高，习得情况就越好。这也说明副词“就”的习得与汉语水平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各学时等级副词“就”各大义项之使用与偏误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2 各学时等级上副词“就”各大义项之使用与偏误分布情况

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总例数	使用频率	平均偏误率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义项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总例	误例	偏误率	总例数	使用频率	平均偏误率
就 1	21	3	14.29%	20	4	20%	16	1	6.25%	57	3.59%	14.04%
就 2	20	0	0%	27	5	18.52%	20	4	20%	67	4.22%	13.43%
就 3	78	18	23.08%	298	15	5.03%	148	16	10.81%	524	33.02%	9.35%
就 4	52	0	0%	57	6	10.53%	85	16	18.82%	194	12.22%	11.34%
就 5	5	1	20%	1	0	0%	24	1	4.17%	30	1.89%	10%
就 6	0	0	0%	1	0	0%	2	0	0%	3	0.19%	0%
就 7	112	34	30.36%	215	34	15.81%	385	35	9.09%	712	44.87%	14.47%

从表 2 来看，在汉语副词“就”各义项的使用情况方面，各学时阶段的中介语语料中基本上都出现了副词“就”的各大义项之用例（仅初级阶段未出现“就 6”的用例），但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在中介语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很不均衡。也就是说，学习者对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的使用频率差异明显。总体来看，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在中介语语料中的使用频率排序为：就 7 > 就 3 > 就 4) > 就 2 > 就 1 > 就 5 > 就 6（“>”表示高于，下同）。在各学时阶段上，初级阶段副词“就”各义项的使用频次排序为：就 7 > 就 3 > 就 4 > 就 2 > 就 1 > 就 5 > 就 6；中级阶段副词“就”各义项的使用频次排序为：就 3 > 就 7 > 就 4 > 就 2 > 就 1 > 就 6 > 就 5；高级阶段副词“就”各义项的使用频次排序为：就 7 > 就 3 > 就 4 > 就 5 > 就 2 > 就 1 > 就 6。可见，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学时阶段，“就 7、就 3、就 4”的使用频率都依次位列前三，而“就 6、就 5”的使用频率则明显靠后，“就 1、就 2”的使用频率在各学时阶段的排序都处于“就 4”与“就 6”之间但具体排序却稍有相同。黄露阳（2008）研究指出，在汉语母语者本族语中，“就”的七类义项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排序为：就 7 > 就 3 > 就 4 > 就 1 > 就 2 > 就 5 > 就 6。其中表前后相承的义项“就 7”和“就 3”约占 60%，其他表主观评注的义项共约占 40%，但汉语二语学习者前者使用率明显高于后者。对比来看，泰国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汉语副词“就”七类义项的使用频率排序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泰国学习者更多地使用了表前后相承的义项，较少地使用了表主观评注。这与其他汉语二语学习者相似。之后，黄露阳（2009）又基于 76 万余字符的外国留学生之自然语料所得的副词“就”在各水平的总体使用频率排序“就 7 (40.23%) > 就 3 (34.17%) > 就 1 (11.36%) > 就 2 (6.52%) > 就 5 (6.21%) > 就 4 (1.52%)”。与本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就 7、就 3、就 2”的使用率排序一样，但“就 1、就 4、就 5”却不同。同时本研究中泰国学习者“就 1、就 2、就 5”之使用频率与黄露阳（2009）的调查结果相比都相对更低，而“就 4”则明显更高。据“就 4”的使用率排序来看，泰国学习者副词“就”各义项的使用分布情况比其他外国留学生更接近于汉语母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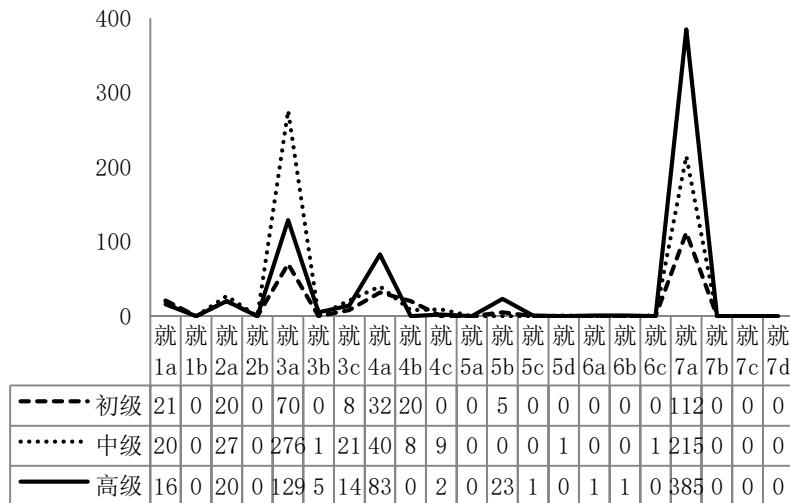


图 1 各学时等级中介语语料中副词“就”
各类小义项的使用频次分布情况

由图 1 不难发现, 泰国学习者在各学时等级之语料中, 都没有出现就 1b、就 2b、就 5a、就 7b、就 7c、就 7d 六类小义项的用例。同时各学时阶段使用副词“就”各类小义项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总体上泰国学习者在副词“就”各类小义项的使用上比较集中, 用法趋向单一。只是泰国学习者在初级阶段使用副词“就”的各小类义项相对更加单一, 而中高级阶段则相对丰富些。我们认为, 出现此分布情况的原因主要与学习者所使用的基础汉语教材和母语中相对应词的用法影响有关。本研究的泰国学习者所使用的基础汉语教材为《汉语教程》。据李金莲 (2007) 考察, 《汉语教程》第一、二册共出现了 427 句副词“就”的用例。其中, 就 1-就 7 各占 22 例、60 例、184 例、87 例、5 例、4 例、65 例, 且就 1-就 7 分别以“就 1a (19 例)、就 2a (55 例)、就 3a (102 例)、就 4a (62 例)、就 5b (5 例)、就 6a (2 例)、就 7a (52 例)”为主, 未出现“就 5a、就 7b、就 7c、就 7d”的用法。学习者中介语语料库中副词“就”分布趋势与教材中副词“就”用法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因此, 我们认为泰国学习者汉语副词“就”的使用受到了所用汉语教材的影响。另外, 学生一般将汉语副词“就”与泰语连词“ກັບ”相对应 (见泰国国家泰语词典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这无疑会让学习者更多地将汉语副词“就”用于“起关联作用, 承接上下文”的句子中, 从而使得“就 7”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我们认为, 这也是“就 7”在泰国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料中使用率最高的主要原因。

3.2 副词“就”的正误使用分析

蔡淑美、施春宏 (2014) 认为“考察中介语系统, 既要分析偏误情况, 也要观察正确输出。只有将两者综合起来考量, 才能看到习得过程的完整性。”我们对此表示认同。下面我们将从正确输出与偏误表现两方面来观照泰国学习者对汉语副词“就”的习得情况。

(一) 正确用例情况与分析

(1) 就 1

结合表 2 和图 1 可知, 在中介语语料中, 各学时阶段都只出现了“就 1a”的用例, 其中正确用例共 49 例, 总体正确率为 86.49%。总体上与各学时阶段都以正确用例为主, 并且各学时阶段“就 1a”的使用频次比较均衡。如:

- ① 我很好，明年就毕业了。
- ②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你要去吗？
- ③ 现在是十月，不久我就回家了。
- ④ 我四个月以后就回家，跟我亲爱的家人过新年。
- ⑤ 考完试了，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去实习了。

据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中介语语料中共出现了“短时义名词+就 1a”（例①②）“短时义副词+就 1a”（例③）、“时段词语+就 1a”（例④）、“就 1a+要…了”（例⑤）“四类形式。总体上，“短时义名词+就 1a”使用比率最高，约占 61.3%。然后依次是“时段词语+就 1a”（约 19.4%）、“就 1a+要…了”（约 12.9%）、“短时义副词+就 1a”（约 6.5%）。但存在一定的阶段差异，即初、中、高级阶段各形式的使用分布排序存在差异。这与黄露阳（2009）“短时义副词或名词+就”形式占外国留学生“就 1”总使用率的 60%，明显高于其他两类的考察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就 1”的使用情况在外国汉语学生中具有普遍性。

（2）就 2

从表 2 和图 1 来看，在中介语语料中，各学时阶段都只出现了“就 2a”，其中正确用例共 58 例，总体正确率为 87.16%。且总体上与各学时阶段都以正确用例为主，并且各学时阶段“就 2a”的使用频次也比较均衡。如：

- ① 我很早就希望能有机会去外国旅行。
- ②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理想。
- ③ 我从小到大就像当一名老师。
- ④ 我们星期天下午就坐车回学校了。
- ⑤ 我上高中时哥哥就大学毕业了。

据考察统计，中介语语料中共出现了“就 2”的三类形式：早+就 2a（例①）、从...+就 2a（例②③）、时点词语+就 2a（例④⑤）。其中，学习者大量使用了“时点词语+就 2a”这一形式，约占“就 2a”总体使用率的 68.9%。“早+就 2a、从...+就 2a”分别约占“就 2a”总体使用率的 11.5%、19.7%。这一现象在各学时阶段的表现也是如此，即“时点词语+就 2a”的使用率远高于其他两类，且“从...+就 2a”使用率高于“早+就 2a”。这说明“就 2a”各形式的使用分布不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泰国学习者“就 2a”各形式之使用情况与黄露阳（2009）外国学生较为均衡地使用了以上三类形式之考察结果不同，也未出现“时间段+前+就”形式。可见，泰国学习者在“就 2”的使用上与其他外国汉语学生存在不同之处，较少使用“早+就 2a”和“从...+就 2a”这两类非典型的固定形式。

（3）就 3

由表 2 和图 1 可知，在中介语语料中出现了“就 3a、就 3b、就 3c”三类小义项的用例，分别约占“就 3”总使用率的 90.6%、1.2%、8.3%。“就 3a”在各学时阶段的使用频次都明显最高，但各学时阶段“就 3a”的使用频次并不均衡，中级阶段占了“就 3”总使用率的 57.9%，初高级阶段各占了“就 3”总使用率的 14.8%、27.3%。“就 3”之正确用例共 475 例，总体正确率为 87.03%。同样总体上与各学时阶段，“就 3”都以正确用例为主。如：

- ① 我吃完了饭就去上课。
- ② 我跟她说我没有钱，她听了就骂我。
- ③ 我知道后就很高兴。
- ④ 妈妈看到我们的样子，就很开心。
- ⑤ 我们一到曼谷就去 Central 看电影了。
- ⑥ 我们见面以后就打的回家。

据考察，中介语语料中共出现了“就 3”的四类形式：动词短语 1+就 3a+动词短语 2（例①②）、动词短语+就 3b+形容词（例③④）、一+动词短语 1+就 3c+动词短语 2（例⑤）、动词短语 1+后/以后/之后+就 3c+动词短语 2（例⑥）。副词“就 3”在各学时阶段都是以“动词短语 1+就 3a+动词短语 2”这一形式为主。这表明各学时阶段“就 3”的使用形式不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这与黄露阳（2009）外国学生“一+动词短语 1+就+动词短语 2”形式使用率最高且存在阶段差异的考察结果并不相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动词短语+就 3b+形容词”在初级阶段并未出现，到了中高级阶段才共出现了 6 例。虽然正确用例占 5 例，但这并不能说明泰国学习者已经习得“动词短语+就 3b+形容词”这一形式。

（4）就 4

据表 2 和图 1 统计，中介语语料中“就 4a、就 4b、就 4c”分别约占“就 4”使用频率的 79.9%、14.4%、5.7%。各学时阶段都是以“就 4a”的使用频率最高，并且学时等级越高，“就 4a”占“就 4”的使用频次也明显越来越高。初、高级阶段分别未出现“就 4c、就 4b”两类小项项。其中“就 4”之正确用例共 182 例，总体正确率约为 90.22%。如：

- ① 战胜它，你就是生活中的强者。
- 我爸爸妈妈就是老师，所以我知道当老师的辛苦。
- ③ 有什么担心可以告诉我，我就在你身边，没什么不能做。
- 他想让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晚会，我就不去。
- ⑤ 周边都是森林，上边就有白云，你可以画它们。

根据进一步考察之结果，学习者语料中共有“就 4”的四类出现形式：就 4a+是+名词性成分（例①②）、就 4a+在+名词性成分（例③）、就 4b+动词（例④）、就 4c+动词短语（例⑤）“其中，“就 4a+是+名词性成分”这一出现形式明显占绝大多数，而“就 4a+在+名词性成分”形式仅出现了 4 例。这与黄露阳（2009）外国汉语学生“就 4”出现形式之考察结果（“就 4a+在/在于...”的使用量约占全部的 70%，“就 4c+动词短语”约占 30%）不同。这说明，泰国学习者在“就 4”的使用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注意的是，“就 4a+是+名词性成分”与“就是+名词性成分”不同，前者表示强调肯定的语气，后者是副词“就是”加上名词性成分表示确定或限定范围。两者容易混淆，学生容易混用，在教学时需特别注意。另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 4c”到了中高级阶段才出现，并且用例共仅有 11 例且全部正确，但因其使用量不足，我们还不能判定泰国学习者是否已经掌握了“就 4c”的用法。

（5）就 5

根据表 2 和图 1 之统计结果，“就 5”的正确用例共有 28 例，总体正确率约为 94.33%。初、中、高级阶段都未出现“就 5a”的用例，初级阶段还未出现“就 5c、就 5d”的用法，中级阶段则还未出现“就 5b、就 5c”、高级阶段未出现“就 5d”的用法。学习者语料中“就 5a、就 5b、就 5c、就 5d”分别约占“就 5”使用频率的 0%、93.3%、3.3%、3.3%。很明显，“就 5b”的使用频率明显最高，但只出现在初、高级阶段且主要集中在高级阶段的语料中。如：

- ① 好吧，我就写到这儿，不继续写了。
□ 她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她对我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 ② 妈妈告诉我，从以前到现在，就她一个人把我养大。
□ 就这样，我和我的男朋友分手了。

据进一步考察,“就 5b”出现了“就 5b+动宾短语”和“就 5b+像...”两类形式。其中,前者共仅出现了 8 例,而后者共出现了 20 例。而且前者主要出现在初级阶段,而后者主要出现在高级阶段。“就 5c+小句”和“就 5d+这样”都只出现了 1 例用例。《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96) 中指出,“就+述宾短语”和“就+小句”形式是“就 5”表限定的典型用法,而“就+这样”和“就+像...”是“就”表限定的非典型用法。也就是说,泰国学习者使用较多的是“就 5”的非典型用法,而并未掌握“就 5”的典型用法。因此虽然泰国学习者“就 5”的总体正确率很高,但我们不能认为泰国学习者已经习得了“就 5”包括“就 5b”。

(6) 就 6

由表 2 和图 1 可知,泰国学习者“就 6”的使用量非常少,共出现了 3 例,并且全部为正确用例。这 3 例中,“就 6a、就 6b、就 6c”各有 1 例,使用率各约占 33.33%。如:

- ① 上高中时,我一个月就回一次家。
- 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天
- ③ 天天要早点儿起床,起了床就要看书,一看就四五个小时。

其中,“就 6a、就 6b”只在高级阶段各出现了 1 例,“就 6c”仅在中级阶段出现了 1 例。由此看来,我们还不能认为泰国学习者已经习得了“就 6”。

(7) 就 7

结合表 2 和图 1 可知,在中介语语料中,各学时阶段都只出现了“就 7a”,并且学时等级越高,“就 7a”使用频次也明显越来越高。“就 7a”正确用例共 609 例,总体正确率约为 81.58%。总体上与各学时阶段都以正确用例为主。如:

- ① 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就不太想家了。
- ② 有时候我想买什么,他们就买给我。
- ③ 要是妈妈开心,我就高兴了。
- ④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 ⑤ 因为我是孩子,所以我就记不住。
- ⑥ 既然来留学,就一定要坚持学下去。
- ⑦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就努力学习。

⑧ 我只是想一想，就觉得好玩儿了。

⑨ 只要知道你有困难，他们就会立即过来帮助你。

据统计，泰国学习者在各学时阶段“就 7”的使用量分别约占“就”总使用率的 37.8%、33.8%、52.7%。这说明他们在初级阶段已习得了“就 7”。据进一步考察发现，泰国学习者在使用“就 7a”时，主要出现了四类形式：主语+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例□）；主语 1+动词短语 1，主语 2+就 7a+动词短语 2（例□）；[关联词+主语]＼主语+关联词]＼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例□-□）；[关联词+主语 1]＼主语 1+关联词]＼动词短语 1，主语 2+就 7a+动词短语 2（例□、□）。“就 7a”各形式之具体使用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学时等级上“就 7a”各类形式之使用频次情况

形式类型	学时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主语+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	48	129	140
主语 1+动词短语 1，主语 2+就 7a+动词短语 2	17	23	31
[关联词+主语]＼主语+关联词]＼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	30	47	154
[关联词+主语 1]＼主语 1+关联词]＼动词短语 1，主语 2+就 7a+动词短语 2	17	16	60

结合表 3 来看，前两类是单独使用“就 7a”的形式，且“主语+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形式总体上约占单独使用“就 7a”形式的 81.7%，在初、中、高级阶段也分别约占 73.9%、84.9%、81.9%。远高于黄露阳（2009）外国汉语学生使用该形式占单独使用“就 7a”的 60%之比例。这说明，泰国学习者在单独使用“就 7a”时的使用形式相对更加集中单一。后两类为“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的形式，“[关联词+主语]＼主语+关联词]＼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总体上占“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的 71.3%，在初、中、高级阶段也分别约占 63.8%、74.6%、71.9%。可见，泰国学习者“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时的使用形式也比较集中单一。

另外，从表 3 不难发现，前两类形式的使用频次之和在初、中阶段都高于后两类形式使用频次之和，且初、中级阶段都以“主语+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形式为主。但到了高级阶段，后两类形式的使用频次之和明显高于前两类形式之和，且 “[关联词+主语] [主语+关联词]+动词短语 1，就 7a+动词短语 2”形式相对最多。总体来看，前两类形式的总体使用频次（388 次）略高于后两类形式（324 次）。这与黄露阳（2009）外国汉语学习者单独使用“就”的句子数是“就”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的句子数的两倍多的考察结果不同。泰国学习者相对更加均衡地使用了单独使用“就 7a”和“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这两种类型。据进一步考察发现，学习者“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时主要构成因果复句、假设复句和条件复句。总体来看，各学时阶段都以假设复句为主，且都以“如果...，就...”占大多数，另加少量的“只是...，就...”形式。然后依次是因果复句、条件复句。因果复句在各学时阶段都以“因为...，就...”占多数，另外还有少量的“既然...，就...”形式。条件复句在各学时阶段则都以“只要...，就...”占多数，还有少量的“只是...，就...”形式。可见，泰国学习者在“就 7a”与关联副词搭配使用时，复句类型与关联词语的选择都比较集中。

（二）偏误用例情况与分析

在汉语副词“就”的偏误率方面，结合表 2 来看，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的平均偏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就 7 (14. 47%) > 就 1 (14.04%) > 就 2 (13.43%) > 就 4 (11.34%) > 就 5 (10%) > 就 3 (9.35%) > 就 6 (0%)。由此来看，表时间义的“就 1”和“就 2”的偏误率之和相对最高，表关联义的“就 7”和“就 3”次之。这与高霞 (2004) 所得的中级汉语水平的英语国家学生表时间义的副词“就”偏误率相对最高，表关联义之偏误率次之的结论相似。而具体到各学时阶段来看，各学时阶段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的偏误率排序与分布差异明显。在初级阶段，“就 7”的偏误率相对最高，“就 3”次之，而这两者均是表前后相承义。这与黄露阳 (2008) 所得的外国留学生总体上“就”表前后相承的用法的偏误最为突出之考察结论一致；中级阶段“就 1”相对最高，“就 2”次之。也就是说，中级阶段泰国学习者的主要偏误为表时间义的副词“就”的偏误，这与总体情况分布结果一致。高级阶段“就 2”偏误率相对最高，“就 4”次之。可见，对各学时阶段的泰国学习者来说，其习得难点各不相同，习得情况较为复杂。

从中介语语料库中，我们共获得了 193 例偏误语料。偏误类型包括遗漏 (omission)、误加 (addition)、误代 (substitution)、错序 (sequential)、杂糅 (Blends) 五类。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的偏误类型之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学时等级上汉语副词“就”的偏误类型分布情况

学时等级 偏误类型	初级 (56)		中级 (64)		高级 (73)		总误例数 (193)	总偏误率
	误例数	偏误率	误例数	偏误率	误例数	偏误率		
误代	17	30.36%	28	43.75%	37	50.69%	82	42.49%
错序	14	25%	16	25%	6	8.22%	36	18.65%
误加	16	28.57%	4	6.25%	14	19.18%	34	17.62%
遗漏	9	16.07%	12	18.75%	11	15.07%	32	16.58%
杂糅	0	0%	4	6.25%	5	6.85%	9	4.66%

从表 4 可以看出，误代的偏误率在总体上与各学时等级上都明显最高，总体偏误率达到了 42.49%。遗漏、误加、错序三类偏误之偏误率比较接近，杂糅类偏误率明显最低。这与李娜（2012）针对中高级泰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在偏误类型上基本一致，但后者的考察结果是误加类偏误占整体偏误的约 2/3，其次是误代，错序和杂糅类最少。其偏误类型所占之比例分布与本研究之结论异大于同。我们认为，这与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和语料来源不同有关。我们还发现，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误代偏误率所占比重也明显随之上升，遗漏、误加和错序偏误率总体趋向曲折下降，杂糅偏误率略微上升。据进一步考察发现，在泰国学习者所使用的 15 类副词“就”的小义项中，只有“就 3b、就 4c、就 5c、就 6a、就 6b、就 6c”六小类未出现偏误用例。总体上，以“就 3a”的遗漏偏误最明显，以“就 7a”的误加、误代、错序偏误最明显，“就 7a”和“就 4a”杂糅偏误率一样。若按照汉语副词“就”各义项的所占偏误率来看，总体排序结果为：就 7a (53.89%) > 就 3a (22.80%) > 就 4a (11.92%) > 就 2a (5.18%) > 就 1a (4.15%) > 就 5b (1.04%) > 就 3c=就 4b (0.52%)。由此来看，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时偏误在各小类义项中的分布很不均衡。另外，据考察，“就 7a”和“就 3a”出现了上述五类偏误，“就 4a”未出现遗漏类偏误，“就 2a”未出现误加和杂糅类偏误，“就 1a”和“就 5b”都仅出现了误加和误代两类偏误，“就 3c”和“就 4b”仅分别出现了误加和误代类偏误。可见，各小类义项所出现的偏误类型也各不相同。具体偏误用例分析如下：

（1）误代

据考察，“就 1a、就 2a、就 3a、就 4a、就 4b、就 5b、就 7a”的用例中分别出现了 4 例、1 例、14 例、10 例、1 例、1 例、51 例误代类偏误。可见，这一类偏误在“就 7a”中特别明显也最复杂，“就 7a”用例中的误代偏误占误代类偏误的 62.20%，该偏误类型也是“就 7a”的最主要的偏误类型，占“就 7a”整体偏误的 49.04%。该类偏误出现了“就”与“都、才、也、还、就是、却”等的误代。其中以“就”与“都、才”的误代为主。“就”与“都”的误代共有 37 例，占 45.1%。“就”与“才”的误代共有 16 例，占 19.5%。误例如下：

- *①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不会气馁。
- *② 不论累死了还是困死了，我就会认真学下去。
- *③ 她有什么，她做什么也就来跟我说。
- *④ 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火车就到清迈火车站了。
- *⑤ 要考试的时候他就准备看书，所以常常考得不好。
- *⑥ 虽然我们家没有钱，但是我们就能有幸福。
- *⑦ 虽然上次去那儿玩儿被妈妈骂了，但是他们就想去。

黄伯荣、廖序东（2007）指出，“就”和“都”都可以用于条件复句的正句中。但“就”用在有充足条件的条件复句中，“都”用在无条件的条件复句中。但“就”用在有充足条件的复句的正句中表示在具备这种条件下就能产生相应的结果，语气和缓。这时“就”可以单用，也可以和“只要、只需、一旦”等关联词语合用。“都”用在无条件的条件复句中时，必须与前面的关联词语成对使用。前面的偏句表示排除一切条件，正句表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常常与“不管、无论、不论”等成对使用。例①②明显是无条件的条件复句，应该用“都”而不是用“就”。李大忠（1996）认为，表示范围的副词“都”就是指它前边具有加而不合的并列关系的词语的。例3中“有什么”和“做什么”正是加而不合的并列关系的词语，因此后面表示范围的副词应该用“都”，而不是表示限定范围的副词“就”。“就”与“才”都可以作时间副词，“就”作时间副词时表示某行为动作或情况即将发生或早已发生，而作为时间副词的“才”表示在说话者看来某行为动作或情况发生、进行或完成得晚（陆俭明、马真，1985:124）。从例④⑤中“过了很长时间”和“要考试的时候”所要表示的语义内容来看，说话人是觉得动作行为或情况发生得晚。所以应该用时间副词“才”而不是“就”。例⑥⑦都是表示包含着让步关系的转折复句，前后分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后一分句常用“但是、可是、却、还、也”等关联词语。副词“就”没有此用法。

（2）错序

据统计，“就 2a、就 3a、就 4a、就 5b、就 7a”的用例中分别出现了 1 例、8 例、4 例、1 例、23 例错序类偏误。可见，“就 7a”用例中错序类偏误明显最多，占整个错序类偏误的 63.89%，占“就 7a”整体偏误的 22.12%。误例如下：

- *① 看她的脸后，就早知道她不想跟我们一起去。
- *② 妈妈二话不说，就马上抱起我冲出去拦出租车，想要送我去医院。
- *③ 我的大学生活很有意思，就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好朋友。
- *④ 如果我会说汉语，我就找工作很容易。
- *⑤ 爷爷老了，如果吃得多，就身体不好。

例①中“早就”是固定形式，故应该为“早就知道她不想跟我们一起去”。例②中“就”和“马上”组成多重时间状语，但“马上”的时间义比“就”明显，时间副词“马上”用于“就”前并列使用可以彰显“就”的时间义（刘莹莹，2014）。因此例②应该为“马上就抱起我冲出去拦出租车”。例③④⑤的偏误是将起关联作用的副词“就”误用作连词，放在后分句的主语前边。应该分别改为“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好朋友、我找工作就很容易、身体就不好”。

（3）误加

鲁健骥（1994）指出：“误加偏误的情况比较简单，多发生在这样一些语法形式上：在这些语法形式中，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必须使用某个成分，但当这些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化时，又一定不能使用这个成分”。经考察，“就 1a、就 3a、就 3c、就 4a、就 5b、就 7a”的用例中分别出现了 4 例、7 例、1 例、5 例、1 例、16 例误加类偏误。“就 7a”用例中的误加偏误占误加类偏误的 47.06%，占“就 7a”整体偏误的 15.39%。误例如下：

- *① 我从我朋友那里听说老师就生孩子了，我也很开心。
- *② 对我来说，学汉语就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难处。
- *③ 当时我想不出来要去哪儿，我就回答他说“哪儿就都可以”。所以他带我去海边。
- *④ 虽然汉语很难，但是我决心就坚持学下去。
- *⑤ 现在中国人很多，他们就来泰国的也不少，大部分来旅游。

从例①-⑤的语义内容来看，各句并无表示强调限制或前后相承，得出结论之意，只是平铺直叙的句子。因此不应加副词“就”。

(4) 遗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这里的遗漏类偏误并不是遗漏副词“就”的偏误，而指的是与汉语副词“就”共现的不可省略的句尾“了”的遗漏。据统计，“就 2a、就 3a、就 7a”的用例中分别出现了 8 例、14 例、10 例遗漏类偏误。可见，“就 3a”用例中遗漏类偏误相对最多，占整个遗漏类偏误的 43.75%。误例如下：

- *① 晚上六点左右我的生日晚会就开始。
- *② 我以为她不回来了，但三个月后她就回来。
- *③ 早上我给他做好饭后就回家，不知道他去没去上课。
- *④ 我很努力学，最后就考上皇太后大学。
- *⑤ 因为汉字有很多字，但是如果常常写也就记住。
- *⑥ 我认为，要是将来我当汉语老师，我的生活就不辛苦。

从语义内容上可以看出，例①②⑥中含有表示变化或出现新情况之意，应在句尾加上“了”，即“就开始了、就回来了、就不辛苦了”。例③④⑤中含有表示动作或行为完成之意，也应加上句尾“了”，即“就回家了、就考上皇太后大学了、就记住了”。

(5) 杂糅

据统计，“就 3a、就 4a、就 7a”的用例中分别出现了 1 例、4 例、4 例杂糅类偏误。其中，以“就 4a”与“（是）……的”的杂糅为主，另外，还有“就 7a”与“才、也、还”等的杂糅。误例如下：

- *① 我的家乡在普吉，就是在泰国的南方的。
- *②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不想说给父母听，他就在 FB 上跟我说，我就听他说的。
- *③ 如果我不能毕业，就才难找工作。

例①中“就 4a”和“是.....的”都可表示肯定语气。“就 4a”表示加强肯定语气的结构形式为“就 4a+是/在+名词性短语”。“是.....的”表示肯定语气时，中间是常常是动词谓语句（能愿动词+动词/动词+可能补语）或形容词谓语句（形容词短语）（刘月华等，2001）。“在泰国的南方”显然应用“就”来加强肯定语气，应改为“就在泰国的南方”。从语义内容上看，例②中“就”应为“就 3a”，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不应用“（是）.....的”来表示强调。所以例②应改为“我就听他说。”例③显然是一个假设复句，连接分句只能用“就”，不能用“才”，因此应改为“就难找工作”。

4. 泰国学习者汉语副词“就”各义项之习得顺序与教学分级建议

李俊、陈晨（2017）指出，语言习得顺序是指学习者习得语言总是遵循一个固定的顺序。肖奚强（2009）认为，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某一语法项目的习得顺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法点的难易等级，从而指导与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是二语习得顺序或习得等级研究中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施家炜（1998:79）指出：“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是为解决语料分布不均，且有些句式样本容量小，无法进行等量随机抽样的问题，从而使数据具有可比性。该算法可建立在如下假设上：在语料库出现的语料中，句式的正确使用频次或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越早习得。方法是：各句式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各句式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频次/某学时等级上句式的出现频次之和。”冯丽萍、孙红娟（2010）认为该方法的优势首先在于不再以目的语规范作为参照标准，而是将语法结构的使用置于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加以考虑，其次通过频率变化的描写可以揭示语法结构被逐渐习得的过程。同时，张燕吟（2003）指出，建立在心理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初现率标准（emergence criterion）”能比较好地为研究者提供观察、描写的角度，从而达到解释中介语由起始到成熟这一发展过程的客观依据。下面我们将主要采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并结合初现率标准来探讨母语环境下泰国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各义项的习得顺序。

根据表 2，我们按照“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各义项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频次/某学时等级上义项的出现频次之和。”这一公式，计算出泰国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的“就 1>就 7”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依次约为：0.031、0.037、0.299、0.108、0.018、0.002、0.384。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推导出的母语环境下泰国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各义项的习得顺序为：就 7>就 3>就 4>就 2>就 1>就 5>就 6。“初现率标准”是以某一个语法现象在中介语中第一次“有系统”的和非“公式化”的出现和使用作为参数来确定这个语法现象习得过程的开始（张燕吟，2003：56）。Pienemann (1998) 认为，在语料足够大和词汇或语素多样化的情况下，在语言或者语法“公式化”的现象被排除后，任何语法规则的使用量都可以用来作为初现率标准。有鉴于此，我们统计了本文研究对象在二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作文语料中汉语副词“就”各义项的初现率，排序结果为：就 3>就 7>就 2>就 1>就 4>就 5>就 6。

现在我们将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所得习得顺序与初现率标准所得初现顺序放在一起比较：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所得习得顺序：就 7>就 3>就 4>就 2>就 1>就 5>就 6。

初现率标准所得初现顺序：就 3>就 7>就 2>就 1>就 4>就 5>就 6。

不难发现，两者的排序结果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主要差异是“就 4”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的排序中发生了前移。张燕吟（2003）进一步指出，“初现率标准”旨在确认习得过程的习得开始，而不是他们的习得终结或与目的语的差距。也就是说，初现率标准更能反映学习者开始习得某一语言点起点。因此，“就 4”的习得顺序应该后移。

结合初现顺序和习得顺序，我们可以将母语环境下泰国学习者习得汉语副词“就”各义项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等级阶段：

较早习得：就 3、就 7

中期习得：就 1、就 2

较晚习得：就 4、就 5、就 6。

黄露阳（2008）将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习得副词“就”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就3和就7初现并习得成功；二、就1、就2和就6初现，就1和就2成功习得；三、就4和就5初现，就5和就6成功习得；四、就4成功习得。她（2009）对外国留学生习得副词“就”作了进一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外国留学生习得副词“就”各类用法的阶段顺序为：就3、就7（初级上）>就1、就2（初级下）>就4、就5（中级上）。并从副词“就”的功能角度得出外国留学生副词“就”习得顺序为：句法上的连接功能>主观评价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与黄露阳（2008、2009）所得结论非常接近。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就4”的具体的习得顺序。我们认为，这跟与“就”相对应的泰语“就”也具有表强调肯定义密切相关。与汉族儿童习得副词“就”的情况（傅满义，2005）相比，总体看都是表前后相承义、表时间义的“就”先习得，表限定义、表语气义的“就”后习得。两者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最早习得的义项使用频率也最高，靠后习得的义项使用频率则大都比较低。但泰国学习者各义项使用频率差异更加明显。可见，泰国学习者在汉语副词“就”的习得顺序上与汉族儿童和其他汉语二语学习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也有自身的特点。综合泰国学习者副词“就”的正误用例与习得顺序情况，我们认为在针对母语环境下的泰国学习者汉语副词“就”的教学时，应当先重点教授“就3”和“就7”（“就3a”和“就7a”优先），然后是“就1”和“就2”（“就1a”和“就2a”优先），最后才是“就4（就4a优先）”、“就5（就5b优先）”和“就6”。

5.结语

本文基于母语环境下同一组泰国汉语大学生在各年级时的作文语料的个案跟踪考察，比较详细地探析了泰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正误用例分布情况及特点、偏误类型、发展过程与趋势以及习得顺序等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泰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的情况较为理想，总体偏误率较低且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偏误率呈总体下降趋势。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的使用频率排序情况（就7>就3>就4>就2>就1>就5>就6）与汉语母语者和其他外国汉语二语学习者比较一致。（2）在正确用例方面，泰国大学生汉语副词“就”各大义项之小义项及其相应形式的使用相对比较集中单一。

3) 泰国大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就”时，误代类偏误率在总体上与各学时等级上都明显最高且随着学时等级升高而上升，遗漏、误加、错序类偏误率相近且随着学时等级提高总体趋向曲折下降，杂糅类偏误率明显最低且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而略微上升。就义项来看，总体上各义项的平均偏误率排序为：就 7 > 就 1 > 就 2 > 就 4 > 就 5 > 就 3 > 就 6。表时间义的“就”的偏误率相对最高，表关联义的“就”的偏误率次之。

(4) 泰国大学生副词“就”各义项的习得顺序表现为：较早习得“就 3、就 7”，中期习得“就 1、就 2”，较晚习得“就 4、就 5、就 6”。这一结论大体上与其他汉语二语学习者相似，差异在于“就 4”的习得顺序有所前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提出的教学分级建议为：先重点教授“就 3”和“就 7”（“就 3a”和“就 7a”优先），然后是“就 1”和“就 2”（“就 1a”和“就 2a”优先），最后才是“就 4（就 4a 优先）”、“就 5（就 5b 优先）”和“就 6”。

参考文献

- 陈小荷. (1994). 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 世界汉语教学, 4, 18-24.
- 冯丽萍、孙红娟. (2010). 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研究方法述评.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9-16.
- 傅满义. (2005). 副词“就”和“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23-125.
- 高霞. (2004). 英语国家学生副词“就”的偏误分析.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19(2), 103-107.
- 高顺全. (2007). “就”的语法化及相关语言点的习得顺序. 汉语教学学刊, 3, 1-14.
- 黄伯荣、廖序东. (2007). 现代汉语 (增订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露阳. (2009). 外国留学生多义副词“就”的习得考察.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54-60.
- 黄露阳. (2008). 多义副词“就”的二语习得研究.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 金立鑫、杜家俊. (2014). “就”与“才”主观量对比研究. 语言科学, 13(2), 140-152.
- 赖先刚. (1992). 副词“就”的语义. 乐山师专学报 (社科版), 2, 70-76.

- 李大忠.(1996).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李金莲.(2007). 对外汉语教学中副词“就”的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 李俊、陈晨.(2009). 西班牙语母语者汉语副词“就”的习得研究. 海外华文教育, 10, 1345-1358.
- 李娜.(2012). 泰国大学生习得副词“就”的偏误分析.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 刘莹莹.(2014). 留学生多义副词“就”的习得顺序及教学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 刘月华.(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丙甫.(1984). 副词“就”的义项分合问题. 汉语学习, 1, 31-34.
- 陆俭明、马真.(1985).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鲁健骥.(1994).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9-64.
- 吕叔湘.(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新华、常敬宇.(1980). 谈“就”.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55-62.
- 秦燕慧.(2013). 中高级泰国学生副词“就”偏误分析. 青春岁月, 4, 114-115.
- 沈家煊.(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 当代语言学, 3, 41-46.
- 施家炜.(1998). 外国留学生 22 类现代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4, 77-98.
- 宋增国.(2011). 高级汉语水平韩国留学生副词“就”偏误分析. 语言教学研究, 7, 127-130.
- 田原.(2006). 评定副词“就”的歧义现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还.(1992). 漫谈汉语一些副词.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28-31.
- 王青云.(2012). 论副词“就”“才”和语气助词“了”的共现.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1(3), 28-31.
- 卫斓、朱俐.(2000). 试谈“才、就、V 到”的语用条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增刊, 61-65.
- 肖奚强等.(2009). 外国学生汉语句式学习难度及分级排序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邢福义.(1984). 要不是 P 就 q 句式及其修辞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12.
- 邢志群.(2005). 从“就”的语法化看汉语语义演化中的“主观化”, 见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许娟. (2003). 副词“就”的语法化历程及其语义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杨德峰. (2005). 也说“*A* 就 *A*”格式 语言文字应用, 3, 69-75.
- 杨芳. (2016). 初中级泰国留学生习得副词“就”偏误分析. 文教资料, 14, 27-28+143.
- 杨寄洲. (2015). 汉语教程 (修订本).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郁梅. (2009). 对外汉语教学中虚词“就”、“也”、“都”的研究.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 周莹. (2005). 浅析语境因素对语法化的影响——试从《古本水浒传》看“就”的语法化历程. 宜宾学院学报, 8, 79-82.
- 张东华. (2004). “就”和“才”的认知比较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张燕吟. (2003). 准确率标准与出现率标准略谈 世界汉语教学, 3, 52-61.
- 张颖. (2015). 印度留学生习得汉语“就”的偏误分析. 高等教育, 2, 119.
- Chuanpit Sriwichai (2014). Self-directed Learning Behavior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University of Phayao.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hayao*, 2(1), 32-42.
- Brown, R. (1973).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enemann, M. (1998).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cess ability Theory*. Amsterdam: Benjamins.
- Pitchaya Nusen. (2018). An Error Analysis on English Reflective Writing Made by First Year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Phayao on the Academic Year 2014.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hayao*, 6(1), 109-123.
- Robert, Lado.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 US.